



李虎山

## 每周一星

陕西省洛南县人,1978年于北京卫戍区服役,退伍后于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乡镇长,后进入西安媒体行业。中国作协会员,出版文学作品有:长篇小说《鹿池川》《平安》《之间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爱听音乐的狼》,散文集《故乡有我一棵树》《五十年的眼睛》,纪实文学集《水润三秦》《秦岭本纪》。《平安》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,《水润三秦》系2021年省委宣传部主题创作项目,2022年承担陕西省委宣传部主题创作项目《高洛作家探究》写作。2016年入选陕西文艺创作人才百人计划。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万字,获各类新闻奖10多次,文学创作奖50多次。

###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(27)

## 华阴老腔

我曾看过两次华阴老腔。一次是2008年国庆期间在西安新城剧院,一次是在2010年央视文化部举办的春节晚会上。

新城剧院那次是陕西省第五次艺术节。老腔被安排在一部大戏的前面,如药引子一样,很是撩人,许多人持了戏票走进剧院不是去看戏的,是想看时下的歌舞或其他什么节目,但一帮子粗布青衫的汉子那么激动地一吼,观众被震住了,我也是,被震得连大气儿也不敢喘,怕影响了听觉享受。

在央视的晚会上,由于灯光的作用,老腔又呈现出了别样的风采,更显出了粗犷的神韵。表演者好像还是那些人,但多了个女的——长得敦实,有一副幽默相,初看有些傻模样,但动作中却透出一初粗放的美或者说是木讷的美。

老腔的表演人员组成全是纯正的,地道的泥腿子组合,粗布衣裤、土头土脸,他们的扮相、嗓门和手中操持的家什看似粗糙,但制造出的效果却使人震撼,撩拨心扉。特别是他们富有穿透力的声音,一出口腔,即使人震惊,给人力量,使人产生共鸣。听着,不由得想起刮大风时华山上松涛的怒吼和渭河汛期时波涛的咆哮,还能想象到劈山救母中挥斧时所用的力量,想起赵匡胤击掌劈潼关时的那股狠劲,似有一种情绪在演唱者心中向外迸发,有一股力量从演唱者心中向外宣泄,那股子劲儿带着狠,带着阳刚,带着兴奋、带着快乐。听着看着,受众也似进入到那种激奋中,不由自主浑身使着劲儿合着那种节拍,恨不得放声加入演唱者“哎——”长长的、浑厚的、熟悉的拖腔中。

老腔之所以能感染人,我想最关键的是演唱者那种力量的张扬和情绪的宣泄,是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表现形式。

锣、板子、梆子、梆子、板、砖头,这些硬件的物件组成的敲打,本身就具有铿锵之音。清脆、生硬、零碎、热烈,听如乱弹,实则是个性。这些个性的产生,构成了一种强悍的力量之美。

板胡像一个小小的头目,起着

带头作用,二胡像老板娘一样多了一份柔情,把板胡的尖锐和那些敲打乐器的生硬巧妙地黏合在一起,雷琴像板胡的爹,稳健又是快乐地把所有乐器统领在自己的旗下,让整个演奏多了浑厚和稳健,还有喷呐,在老腔中如药引子一样,那么昂扬地一吹,担负着叫板的重任。

乐器是奔放的,人是奔放的,声音是奔放的,听者和看客的情绪也被表演者带动着奔放起来。

老腔既有秦腔的音乐元素,又有碗碗腔和眉户的音乐元素,无论表演者在曲牌中填上什么词,表现出来的都是疯狂的快乐。

这就是它能承传的理由,因为快乐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是人们追求的东西。

有人说,老腔是现代摇滚,有人说它是唱腔艺术之父,有人说它是疯子艺术,又有人说它是一种粗糙的表现形式。

我要说,它是黄土地上盛开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奇葩,是华山松涛声的变异,是黄河涛声的凝结,是关中豪情的彰显,是秦川汉子的心绪表达。

唱如吼,奏如狂,舞如疯,演如醉,整个表演过程中表达了关中民俗文化的所有元素,又体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我想这种如痴如醉的表演形式,只有在辽阔的渭河平原上才能表现出它的全部。地域的辽阔,舞蹈的精巧,人的粗放,唱腔的不拘细节,场地的自由,乐器的奔放,也只有厚厚的黄土高原才是孕育它生命的摇篮。

当整个表演过程结束后,人的听觉一下子沉入雾里,醒不过神来。当被它震撼的空气又开始流动时,被它包裹的情绪才开始慢慢苏醒,被它渲染的耳朵过于清静,清静得不知所措。

后来才知道,老腔在华阴是一种家传户诵的艺术。据说在民间的表演更是奔放,只要有一块下脚的地方,随时随地都可以展现其魅力——山腰上的道路,农舍的场院,哪儿都有它的出现。它如春天的花儿,人如蜜蜂,声儿一扬,如花儿绽放。

## 老屋的记忆

□赵松伟

原有的颜色。院南头那两棵老榆树,依旧高大挺拔,粗糙的树皮和凌乱的枝干,印刻着它的年龄。站在这熟悉的角落,童年的回忆即刻涌上心头。

记忆中,那年我六岁,父母亲喊来左邻右舍,花了近一个月时间,将家里的三间土坯房拆掉,在原地基上盖了这三间砖瓦房。房子盖好后,母亲又在堂屋东边搭建了一个单独的厨房,正前方搭了猪圈,养了猪和鸡,而我在那一年也学会了打猪草、打柴,为父母减轻负担。院南头那两棵榆树,当时还很小很矮,几时的我总是喜欢在它们身上爬上爬下,春天撒榆钱,夏天乘凉。

印象最深的是老屋东头靠墙角的那棵老

枣树,每到中秋,大枣已红透。这时候,大姐拿来凉席铺在枣树下,母亲则拿着竹竿在枣树上不停地拍打,不一会儿,地上就落满了红艳艳的大枣。我在一旁拿着篮子,一边捡一边吃。在那个年代,在农村能吃上这甜味十足的大枣,令多少孩子羡慕。如今,枣树老了,杂乱的树枝和枯瘦的树干,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,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。

站在院子里,以前的一幕幕如走马灯般放映着。还记得,过年时母亲在厨房蒸年糕、包饺子、做面馍,我给灶膛添柴,灶膛的火映得一家人的脸都红彤彤的;还记得,放假时奶奶给我准备了好吃的,爷爷给我准备了一堆小泥塑,明媚阳光下是一张张满



山水画卷 李昊天 摄

我的家乡在陕北黄土高原,由于常年工作在外,已有几年未能回乡过年。

癸卯年春节,我终于如愿以偿回到老家与父母团圆,并看望父老乡亲及儿时的玩伴,还一起回味、体验少几时的年味。

大年初一,当几位长辈拜年聊天时,谈及了我的曾祖父——袁启良。他生于1900年,逝于1958年。幼年丧父,少年丧兄,中年丧母、丧妻。一生时运不济,命途多舛。12岁时,家族分支,另立门户,他便与双目失明的小脚母亲及兄长相依为命。当时,家中枵腹其空。并在15岁时,兄长不幸离世,生活雪上加霜。他只得勇挑重担,成为家中的顶梁柱。

那个年代,秋种夏收主要靠人扛、牲畜驮运。他起早贪黑,在田间劳作。又因年龄过小,不敢一个人在拂晓时分去地里干活,便用独轮车推上母

活的希望。

至解放前夕,家中已经拥有牛、马十几头(匹),羊六十多只。家境稍有改观,不再为吃穿发愁。到1954年公私合营,各家各户牲畜、农具上交生产队,而一只羊队上只给补贴一毛五分钱。爷爷到集市上了解行情熟悉,一只羊能卖三毛五分钱,一头牛可卖一元五角钱。而曾祖父坚决不让卖,如数上交队里。

曾祖父目不识丁,但他知道读书识字的重要性。在经济拮据窘况下,依然送祖父上私塾。解放后,父亲到适学年龄,他不顾家人反对,力挺父亲上学。直到1958年,父亲考上富县初等师范学校。

曾祖父具有革命情怀,懂得保家卫国道理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支持侄子参军报国,奔赴抗战前线,可惜侄子一直未归。今年二月,我委托人查阅

## 我的曾祖父

□袁志鹏

历史资料,才在洛川县志、抗日英烈一文中查到其有关记载:“袁启良,洛川石泉乡贺家庄人,国民党陆军177师106团二等兵,1940年牺牲于山西抗日前线。”1948年到1949年,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,解放渭北,关中,曾祖父先后参加澄合壶梯山战役、蒲城永丰战役、扶眉战役担架队,为我军运送伤员、粮草,圆满完成使命,为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
1958年,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,主动请缨到富县张村驿大炼钢铁。工作中,他不怕苦、不怕累,踏实肯干。但在1958年冬天在返乡途中不幸坠崖身亡。葬礼上,石泉公社相关领导前来吊唁……

其实,1967年出生的我,与曾祖父未曾谋面,之前对他一生了解甚少。听了长辈们的叙说,我深感不孝,惭愧至极。回家后,久久无法平静,便写文章纪念。曾祖父明事理、知感恩,是一位懂得家国情怀的人。

我想对他说,您的人生履历和高尚品德,就是我们的家训。您的后辈子孙谨遵家训,勤奋好学,志当存高远……(单位:中铁七局西安工程公司)

足而幸福的笑脸。现在,美好的记忆和斑驳的老屋终将定格成我脑海中的回忆,打上岁月的印记。

一阵风吹过,院里的狗尾巴草摇头晃脑,地上的枯枝落叶沙沙作响,惊醒了回忆中的我。看惯了草木的儿子并无多大兴致,我却如数家珍地向他讲解着老屋一砖一瓦的历史。

老屋是父辈们的杰作,更是心灵的归宿。老屋的每一块泥土,每一片草木都有父母的温度和一家人的欢声笑语。即使有一天老屋不在了,但它承载的历史将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回忆。(单位:陕煤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)

“煮茗对清花,弄琴好知音。”一次、两次,时间久了,我也知道了红茶、绿茶、花茶等茶之诸多门类,像安溪的铁观音、武夷的大红袍、西湖的龙井、云南的普洱,都细细品味过。

一次去安徽旅游,晚上居住在黄山脚下的黄山宾馆,吃罢晚饭,听茶艺师讲茶道,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女儿茶、媳妇茶、婆婆茶,一时兴起,第二天在去芜湖乘火车将要离开时,索性买下一套紫砂茶具和几盒黄山毛峰。回到家里,也试着煮水烹茗,学着别人的样子品茶、观色、闻香、识味,让视觉、嗅觉和味觉器官都活跃起来,虽不能达到李商隐“小鼎煎茶面曲池,白须道士竹间棋”的那种飘逸之境,但在忙碌之中静心品茗,也可从中寻找到一种生活的宁静与恬淡。

鲁迅先生在《喝茶》一文中写道:有好茶喝,会喝好茶,是一种“清福”。怎么不是呢?仔细想来,其实人生亦如茶,苦涩中蕴含着甘甜,一道浓醇,二道清醇,三道趋淡。只有静心品茗,喝出人生的酸甜苦辣,才能品味到一份怡然自得的好心情。(单位:丹凤县委党校)

## 残荷

□常继明

该来的都来了  
来吧  
我曾认真地爱过时间  
更爱过风  
尽管它给我披上伤心的黑纱  
垂下头颅,吹响喇叭  
都将面临  
一场不平等的对话  
我却与污泥握手言和  
山瘦了  
水输给了雪  
分离相逢再出发  
彼此都脱掉外衣无牵无挂  
时间慢一点多好  
无论悲喜  
得让苦大仇深的莲籽喘息  
问天问地  
是谁  
在宇里行间遗落这颗孤独  
唯那一滴露水  
是坠不下来的眼泪  
(单位:汉中紫晶时尚酒店有限公司)

春天,万物苏醒。走过了隆冬时节,天地间的生命在这一刻开始迸发出生机与活力,草木、昆虫,就算隔着厚厚的泥土,也能嗅到这慢慢抵达的春意,纷纷探出头来……

我们常说: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,当我抬头仰望看树梢上依旧有的那一片干枯的枯叶,在风的轻抚下慢慢摇曳,又回旋飘落,一叶坠地,骤然间显得更加苍老,即便如此,它们终要回到大地的怀抱,这是它们应有的归宿。

春的到来,也意味着进入新的一年,但总有人会去回顾总结过往,而我就是这样的一位。整理整理思绪,翻弄着泛黄的记忆,如电影般一帧一帧回放,历历往事犹如针尖一样刺痛心底,眼睛闪过一丝凄凉与忧伤,内心更多的是一种落寞与无助。霎时间,天边雷声引来的乌云遮盖了这北国蓝天,我不经意地驻足在这风雨之中,想试着去解读这其中的含义,然而发现内心原本深处所许下的愿景,早已在这泥濘之间化为了随风的尘埃,任凭雨水的浇灌与洗涤。

雨中叶片上晶莹剔透的水珠,犹如一件清澈透亮的珍品,映射出这人间百态,也犹如灰心丧气的孩子拖着一颗破碎的心,在这寂寥无人的街上游荡。就这样,豆大的雨珠,漫无目的地飘着,飘着……再好好似无奈地砸在青石板上,其旋律凄婉惆怅,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或多或少的烦恼与忧愁,然而春雨却可以解忧。久而久之,那在春雨滋润下抽出的一树嫩芽、山野间含苞待放的花骨朵,又给了人们希望。

不仅如此,经过雨水洗礼的自然万物,都充满了满满的力量与生机,以此来安抚我们一天下来的忙碌和对生活的迷茫。

相比之下,我更单纯喜欢随处可见的花蕊。它们在立春之际不知不觉向外盛开,连成一片,在春风的映衬下浅笑嫣然。每当春雨绵绵,花丛之中都有花瓣纷纷飘落,那轻柔、娉婷的舞姿,像极了少女轻飘的裙摆,既飘逸,又尽显柔情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宋朝诗人志南的《绝句》: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我闭上眼睛,细细地品着杏花时节的蒙蒙细雨,像故意要沾湿衣裳似的下个不停,那吹拂着脸庞的微风已感觉不到寒意,嫩绿的柳条随风舞动。

舒婷曾经说过:“春天之所以美好、富饶,是因为它经过了最后的料峭。”而我却在此时此刻遇见了春雨,让我不得不由得想起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。好雨知春,是生命的使者,也能给人一种奋进的力量。

或许吧,在经历了过去的一年,我期待一场春风,等一场春雨……同时更愿做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,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与煎熬之后,能够凸现出自身与生俱来的光彩。毕竟,春雨是随心所欲的,过往之处,皆是美好。(单位:渭南市澄城县矿务局)

## 向春而行 遇一场花开

□张新红